

荒芜的村庄

●王根喜

周二下午到朋友的画室，看到幅水彩，题为《荒芜的村庄》。那构图，那落笔，那色彩，活生生勾勒出我的一段记忆。

画面上是一片低矮的屋脊，灰蒙蒙的瓦片上长着几丛瘦瘦的瓦松，像一个老人头顶稀疏的发。墙是土黄的，被积年的雨水划出一道道深褐的痕。篱门半掩着，门前一蓬野菊，黄得有些扎眼，像是在替谁守着最后一点体面。远处的树都失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横斜在灰白的天空里。可细看那树梢，竟藏着一点极淡的绿——是春天留下的，还是秋天未肯带走的？朋友在旁边题了一行小字：“没有人住，可什么都还在长。”

我站在画前，忽然觉得那画里的风，从纸面上吹了出来，吹到我脸上，凉凉的，带着一丝潮湿的土腥气。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下派到一个沿江的县里工作，一次下乡，车子沿着江堤开了很久，拐进一条窄窄的土路，路的尽头，便是那个村子。村子不大，二十来户人家，一字排开，背靠着江，面对着大片大片的芦苇地。我们去的时候是午后，日头斜斜地照着，可村里安静得不像话——没有鸡鸣，没有犬吠，没有谁家院子里传出的说话声。一棵老树下，兀然有一座北方才有的石碾子，碾盘上积着薄薄一层水，水里浮着几片

枯叶，一动不动。

我们推开几户人家的院门。门是木头的，不很厚，一推便发出长长的“吱呀”声。院子里都还算齐整，只是草从砖缝里钻出来，沿着墙根爬了一圈，绿得发亮。有一户人家的窗台上还摆着个搪瓷盆，盆底结着一层干硬的泥，泥里却冒出一株细细的草花，叶子嫩嫩的，茎秆红红的，顶着一朵小小的花，粉白粉白的，像是刚开，又像是开了很久也不肯谢。灶房里，锅还在，盖着木盖，灶膛口堆着几根没烧完的柴，伸手一摸，冰凉。可恍惚间，仿佛又听见了灶火“噼啪”的声响，看见了热气从锅盖缝里一缕一缕地往外钻。

我们沿着村中的小路走。路是土路，被雨水冲出了些深深浅浅的沟，沟里也长了草。路边有一口井，井沿的石头上勒出了深深的绳印，一道一道。井水很深，探身去看，只见幽幽的一汪，映着巴掌大的一块天，蓝得有些不真实。我趴在井沿上喊了一声，声音闷闷地弹回来，在四壁之间撞了几下，便散了，像是被什么吞掉了。

最让我忘不掉的，是村口那一片空地。空地边上长着一排木槿，篱笆似的，花开得正盛，一朵挨着一朵，紫的、白的，热热闹闹的，像是有人特意种下的。可空地中央，却什么也没有，只长着一地乱草，草里散着些碎瓦片和几根生了锈的铁钉。朋友在画里也画了类似的木槿，画得极

仔细，每片花瓣都带着晨露的痕迹。他说，花不知道人走了，到了时候，还是要开的。

是啊，人走了，可什么都还在长。草在长，花在长，树在长，连墙上的青苔也在长。岁月终究没有将它们全部淹没——它只是把人的痕迹一点一点地抹淡了，可那些墙，那些院子，那些从砖缝里钻出来的花草，依然透着一股蓬勃的、不管不顾的生的气息。

这气息叫人有些惭愧。我们这些活在人群里的人，常常觉得疲惫，觉得撑不下去，可这些被遗忘的角落，却还在认认真真地活着，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籽，仿佛这世上从来就没有过荒芜这回事。

那天黄昏，我们离开的时候，江面上起了雾。回头再看那村子，已经隐在雾里了，只剩那排木槿的花影，模模糊糊地紫着。我忽然想，也许有一天，会有人回来。也许不会。可这村子不会觉得寂寞——它有风，有雨，有日头，有月亮，有花有草有虫子，还有一座空空的、却装满了时光的壳。

朋友在画角的空白处，最后添了一只蜻蜓。小小的，停在木槿的叶尖上。他说，这蜻蜓是画里唯一活着的、会动的东西。我看了很久，觉得它随时会飞走，又觉得它会永远停在那里。

荒芜，也是另一种生长。

沉默的父亲

●金寿江

年近五十，风雨半生，我也早已为人父。历经世态冷，暖沉淀下来，我才慢慢读懂我的父亲。年少眼界浅薄，只看见他木讷退让、寡言平庸；人到至中年方才醒悟，他从不说半句温情软语，半生所有担当、温柔与坚守，全都藏在无声的沉默里，稳稳托住了我的整段人生。

我生在乡下，父亲曾是一名退伍军人。记忆里的他，像田埂上静默的泥土，一辈子埋头劳作，言语极少。他不擅长主动与我闲谈嬉闹，更谈不上贴心陪伴，我童年里所有温暖与依靠，大多都来自母亲。

母亲是在家招亲的，当年家中一贫如洗，一大家子生计全靠她咬牙硬撑。苦日子磨出了她刚果决的性子，家里里外大小事务，向来由她拿主意、做调度。父亲素来温和宽厚，凡事顺着她、让着她，从不争执辩驳。日常相处亦是如此，哪怕上街割一斤猪肉，肥瘦不合她心意，几句数落落下，他也从不辩驳，只默默拎着肉折返更换。日日晨昏皆是这般光景；天未破晓，母亲起身生火做饭，父亲早已扛着农具奔赴田间；等我晨读完毕，吃完早饭后上学，他多半还在地里忙活。偶尔赶上一同同桌吃顿早饭，也只是安静相对，放下碗筷便各自奔赴忙碌。

儿时的我，眼里从来只有母亲奔波操劳的身影。我幼时体弱多病，无数个深夜，都是她凭着单薄身躯，背着、抱着我徒步数公里山路去医院问药。家中缺钱周转，四处奔走求人也是母亲。那时我满心依赖母亲，全然看不见父亲沉默背影之下，扛着一整个家庭的生计重担。

闲下来时，父亲偶尔会说起部队旧事。讲起训练时舍身救下战友、负伤住院，讲起在南京军区疗养期间，护士抽空教他识字。谈及过往，他沉闷的眉眼难得舒展，可话尾总绕着一桩长久的遗憾：转业时部队发放的伤残证明，更换行李时不慎遗失。回乡后大队也曾安排送信件的安稳差事，奈何他识字有限，屡屡送错信件，不愿耽误公事，便主动辞去了这份差事。

年少的我不懂谋生万般艰难，只浅显认定，这两次本是改善家境的良机，却被他白白错过。“平庸无能、抓不住机遇”的印象，早早在我心底扎了根。

读书求学那些年，父亲依旧只是安静旁观，从不过问我的学业。遇上难解的习题，从不会指望他解惑，每都是母亲陪着我，摸黑赶路去老师家中请教。当年我求知心切，非要当日问题当日理清，全然不曾体谅父母终日劳作的疲惫。凑不齐学费时，也是母亲拎着花生、菜籽油，挨家挨户向亲友周转求助。漫长的求学成长路上，我始终觉得，沉默寡言的父亲，从未给我过半点陪伴与助力。

他在家中，像个埋头做工的雇工，勤恳踏实，却显得笨拙木讷，从未动手打骂过我，包容着我所有顽皮任性。儿时我打翻墨汁，学着大人燃纸烧干酒精的样子，不慎烧坏桌面，我惴惴不安等着斥责，他却只是默默收拾残局，半句重话也没有。唯有我披上旧布衫，模仿电视剧里的侠客蹦蹦跳跳闹时，才能瞥见他唇边一抹浅浅笑意。那是清贫枯燥的少年时光里，我们父子之间寥寥无几的温柔瞬间。

那时我心底总藏着不甘与遗憾。别家父亲果敢硬朗、顶天立地，唯独我的父亲事事退让、处处迁就，看上去懦弱又笨拙。年少的我无从知晓，这份看似软弱的退让，内里藏着 he 独有的包容与温柔。

少年时一桩往事，彻底动摇了我对父亲固有的浅薄看法。那年家里打算盖新房，集体山林木料审批繁琐，木料格外紧缺，村里不少人结伴进山寻木料，父亲也跟着同乡一同上山。他刚放倒木料准备搬运，就听见护林队员和同乡起了激烈冲突。

平日里温顺忍让、与世无争的父亲，骨子里军人的血性瞬间涌了上来。他一心护着同乡，当即冲上前，脱下外衣当作隔挡挺身劝架。混乱之中，一根木棍狠狠砸在他后脑勺，他当场失血倒地。旁人见他伤势惨重四散离开，同乡才小心翼翼，用板车把浑身是血、气息微弱的他抬回村中。

母亲看着重伤卧床的父亲，一边喂药照料，一边不停数落他莽撞冲动，拖累本就清贫的家，地里所有农活都只能压在她一人身上。彼时的我盲从母亲的情绪，只觉得本就窘迫的家雪上加霜，满心都是埋怨，丝毫读不懂他挺身而出背后的善良与担当。

这场伤痛过后，父亲不曾有半句怨言，伤势稍缓便重新下地劳作。天不亮出门耕犁，日暮才迟迟归家，农闲就外出打零工，凭着一身蛮力日复一日积攒家底。短短数年，他便是还清家中积债，把摇摇欲坠的破旧草屋，换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砖瓦房。

自我记事起，我家便是全村最清贫的一户，破旧草屋常年靠木棍支撑，大风一吹便摇摇欲坠，天一下雨更是要拿出脸盆、瓢碗到处接雨。新房落成，长久埋在心底的自卑总算消解几分。可那时的我依旧眼光狭隘，只看得见家境的改观，从未读懂这份安稳背后，是父亲耗尽心血、负重前行的默默付出。他总谦逊地说自己没读过书、没本事，只能靠力气养家，可一无所有的绝境里，是他用最朴素的方式，撑起了我们整个家。

成家立业之前，我曾怀疑黯淡地认为，沉默寡言的父亲是家里的木菩萨，感受不到他半分温情，也看不见他深藏的担当。那时我暗暗发誓，往后绝不活成他这般隐忍退让、平庸寡言的模样。我读高中的一场意外，彻底击碎了我多年的偏见。一个周末，我回家取口粮，往日总会在路边等候我的母亲不见踪影。问过邻里才知，父亲为了救人负了重伤，正在县城医院紧急抢救。我心头一震，慌忙奔赴医院病房，只见他浑身插满管子，昏迷不醒，母亲守在一旁默默垂泪，惶恐与无助瞬间将我包裹。

后来听人说，那日傍晚，父亲正在家中做家务，忽闻邻居呼救，他来不及多想便冲出门施救。行凶歹徒见有人阻拦，慌忙逃窜，迎面撞上父亲，持刀将他刺伤。他强忍伤口剧痛奋力追赶，最终因失血过多轰然倒地，幸得乡邻赶来，用拖拉机连夜送医，才侥幸挽回一条性命。

家中本就贫寒，无力承担高额医药费，只能提前接他回家静养。新春佳节，万家灯火璀璨，户户张灯结彩阖家团圆，唯有我家院落冷清萧瑟。借来的医药费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满身伤痛的父亲，终日静坐火桶边养伤，沉默不语，不诉苦、不抱怨，独自扛下所有苦难。经历这件事后，我心中多年的偏见终于悄然松动，渐渐读懂了父亲沉默底色里的勇敢与善良。

步入社会工作后，每次返乡，我都会主动找父亲闲谈。我能清晰察觉，他格外珍惜与我相处的时光，静静听我讲工作里的大小琐事，偶尔轻声叮嘱一句：“如今国家发展靠高科技，你们年轻人赶上了好时代，踏实肯干，稳步前行就好。”

后来我创业受挫，满心失意疲惫地回家倾诉苦楚。他从不说空洞的大道理，用最朴素的话语轻声宽慰：“年轻人总要碰壁犯错，别急，慢慢来。”寥寥数语温润厚重，成了我人生低谷里最踏实的慰藉，经年累月积攒的误解，也在这份温柔包容里一点点消融。

成家生子后，父亲主动过来帮我们照看孩子、操持家务，默默包揽了家里所有烟火琐碎。从前我从不知道他会下厨，可他亲手做的家常菜清淡入味，妻子格外爱吃。朝夕相伴的烟火日常里，我慢慢窥见他藏在寡言之下的细腻温柔。

最令我动容的一次，我与妻子发生争执。四下无人时，父亲把我叫到阳台，递来一支烟，像老友一般缓缓开导：“女人心思细腻，容易心生委屈，你身为丈夫，要多包容忍让，好好哄哄她。她既要操心孩子学业，又要外出工作谋生，你平日很少分担家事，她心里难免郁结。”

事后妻子笑着同我说，父亲次日特意宽慰她，声称已经好好训诫了我，替她出气。我笑着和她解释，父亲口中的“训斥”，不过是那晚一番温和劝解。妻子听罢哭笑不得：“这也算训人？”多年后我们再闲谈这件旧事，我才彻底明白，他自有一套温润的育人分寸，从不用粗暴评判对错，只以包容化解矛盾，这是独属于他的宽厚修养。

真正让我彻底幡然顿悟、读懂深沉父爱的，是一回与挚友闲谈。聊起家庭教育与性格根源，挚友坦言自己遇事犹豫、畏缩不前，骨子里的怯懦，全是儿时父亲严苛打骂留下的深重阴影。

挚友一席话，瞬间点醒了半生懵懂的我。回望我的少年岁月，父亲从未打骂苛责、厉声呵斥，更不会把生活重压、心中委屈转嫁到我身上。他始终包容我的任性，接纳我的不足，静静等候我慢慢成长蜕变。原来严厉苛责是一种父爱，而无声包容、温柔托底、默默守护，却是父亲独有的、更为深沉厚重的爱意。

半生岁月，我身在福中不知福。直到人至中年、自己也成了父亲，才终于看清家中数十年的相处模样：母亲常年唠叨操劳、四处奔波，是烟火人间最朴素的坚守；父亲事事退让、沉默付出，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通透包容。他甘愿承接所有数落与琐碎，独自扛起生活全部风雨，倾尽一生，守住一家人的安稳和睦。

沉默寡言的父亲，就这样静静守在我身后，看我年少成长、青年闯荡、中年沉淀。回望半生来路，心底满是愧疚与感念。愧疚年少浅薄无知，错看他半生平庸怯懦；感念他隐忍温柔，默默托举我完整的人生。

如今我也为人父，我的孩子常会在外感念自己的父亲。细细思量，我从未刻意说教，不知不觉间，却早已活成了父亲的模样。我学着他温和包容对待孩子，学着 he 沉稳坚韧直面生活，学着默默守护、静待子女慢慢长大。我鼓励孩子大胆试错、勇敢前行，陪他一同直面困境、寻找解决办法，给孩子安稳平和的心性。

原来世间最好的父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是代代相传的善良、担当与温柔。

于无声处守岁月，于平凡之中担风霜。

父亲，你便是我一生的定海神针。



山高水长（国画）刘崇镇 作

秋风辞十八首

●陈少林

（一）

背向蓝天握一锄，田园气韵在禾蔬。凭栏俯仰歌秋水，坐土晨爨拜古书。粒粒皆知神圣赐，时时必感上天储。金风廿载吹人老，最是今番玉露虚。

（二）

一路行程不感伤，洲头渡口接双冈。些微波浪因风小，甚巨云霞故水凉。彭泽地高生八宝，望江池广育华阳。秋堤处处皆修远，举目青黄遍两乡。

（三）

青黄遍野赖秋霖，故国池边草木森。万段情思追古士，千番思绪问知音。江河远逝生涯苦，日月高低世界深。暮气晨光皆一握，长抛荣辱酒盈斟。

（四）

玉露初威凛似针，行经坝上念难禁。卅年岁月君无老，万里风尘我已沉。淮水潇潇音尚脩，长江滚滚浪还斟。欲欢不复当时景，日暮秋高独独吟。

（五）

归来已入故秋中，世事茫茫半望空。惆怅乃因年又逝，欣荣期必岁仍丰。三盅薄酒催豪兴，百段文章壮笔锋。欲傍高门添锦绣，转思今古尽悲风。

（六）

最寄情思在路头，驱轮鼓气顺江流。沙声似雷奋开火，滚滚音如雨打舟。举眼江山添色彩，立身天地入秋稠。逢秋已绝言萧瑟，世事纷呈不及忧。

（七）

旷野风高天未凉，田园万物竞芬芳。黄花碧水弥空际，落叶轻枝荡远疆。亘古河山无隐喻，于今日月有华章。秋来毕竟欲萧瑟，世事缠绵是故乡。

（八）

今朝风大水凌空，昨日秋分雨未攻。摇落方知人世险，飞扬必感路途通。一年光景无丰歉，半世生涯有始终。萧瑟当须加酒饭，醉抛豪意九云中。

（九）

最叹秋风抚白沙，田园黛色接天涯。虫声新透旧维度，鸟语高扬下途遐。水自涛涛齐向海，花犹艳艳奋追霞。匆匆俱是虚名客，日暮驰驱不着家。

（十）

生涯无处不徘徊，抬首停云秋水开。滚滚时空穿白隙，迢迢道路漫尘埃。一江豪气烹今古，万世孤心煮喜哀。拂面曾逢帆月照，转沙怀旧柳蒿莱。

（十一）

只喜风华结盛颜，一年农事此堪艰。中秋有月称圆满，旷野无私最雅娴。粒粒仓粮垂大地，源源食物赖天关。捐躯不过泥尘转，世态炎凉莫泪涓。

（十二）

早晚炎凉两半天，光阴箭速月催年。江波汹涌呈高舞，雾气纷争倒隐悬。欸乃船声今绝古，迢迢路景后犹前。草黄丛里西风劲，萧瑟云山烟绕巅。

（十三）

秋渚无涯秋渐深，独临江左伴秋音。飞来飞去波前鸟，花落花开岸上林。过往船舶多逆水，永恒山脉自安心。我持芦荻撑高阁，泥老云荒坐一砵。

（十四）

苍苍芦苇胜蒿莱，独步雄姿霸水台。一世高歌无典礼，三分艳舞是风雷。天涯奋劲争弧度，域内传声竞别裁。漂漂霜期摧不老，摇情羞作古今哀。

（十五）

河上秋风不必避，妖姿最是舞蒹葭。蓦然遭遇前生雪，莞尔相逢后世花。纵放歌谣凝韵气，行修欲念吐芳华。苍茫万物盈天地，处处悲欢在迹遐。

（十六）

秋风秋水两纷纭，宛若江声诵古文。萧瑟时辰趋日紧，迢迢节气转春芬。天涯赤子歌明月，海内云山盼斧斤。照拂长空成一激，微尘旷达自殷勤。

（十七）

旧水空灵转似泥，池前叹息草萋萋。文章两百同风舞，物事三千付鸟啼。我有衷情天可道，野无春意景难题。秋声不负荒原旷，遍地沦为滚滚溪。

（十八）

冬风吹至尚秋歌，节气徘徊晕似配。草木青黄天地累，江河涨落死生多。百年人世空留土，一缕情丝永濯禾。今日登高辞往昔，悲欢凝望望巍峨。

千琢万磨 终成大器

——记画家刘崇镇

●郑绍文

“朋友遍天下，知音能几人(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安徽山水画家刘崇镇是我的同乡兼同学。数年前我曾写了一篇题为《淳朴，执着的人生》的叙事散文，记叙了他的绘画经历和成就。尽管彼时其在画坛上已建树颇丰，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他仍像是一位“养成深固人识识”的美貌佳人，也像是一株藏于深山老林的灵芝仙草，更像是一轮隐于云层后面的娟娟明月，不为世人所共知。此后，我旅居扬州，一别经年。归来之后，我通过网络等平台惊讶地发现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的这位同学经过这几年的潜心修炼，同时经过名家指点、推介，并且经过数次书画大奖赛的选评，时至今日，几经风雨见彩虹，现已脱颖而出，奠定了其在书画界资深画家的稳定地位，仿佛在建坛的上空冉冉升起的一颗璀璨明星正绽放着耀眼光芒。

我和画家刘崇镇，虽然现在所处的环境和所追求的梦想有些不同，成就亦有霄壤之别，但我们都是同饮雷池水长大的。我们曾经同窗共研，相识相知，共同经历过上个世纪社会风雨的洗礼，饱尝过尘世间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数十年韶华易逝，昔日的同窗故旧，天各一方，多数人都随着时光的流逝沉没于世俗之中，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只有刘崇镇始终初心不改，一生守一份执念，挥一枝画笔，怀一腔热血，忘情于山水之间，深耕于画苑数十载，终于完成了凤凰涅槃般的蜕变，从一个乡村中的默默无闻的普通少年成长为一名驰名省内外资深山水画家。

刘崇镇的丹青之路始于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山水的钟情。我们家乡的灵山秀水滋润着其心灵，特殊的雷池文化陶冶着其艺术情操。我们望江故里枕山临水，襟江带湖，四时风光旖旎，这一切在刘崇镇心中埋下了热爱山水、钟情丹青的种子，在大自然的招唤声中，他拿起了画笔，走上了描山绘水的艺术之旅。他深知中国山水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探求其精粹，他踏上了漫长且艰辛的研学之路。自此，他远离尘世的喧嚣和浮躁，不逐名利，不追时尚，不随俗流，坚守一方“墨烟堂”画室，潜心钻研，以山水怡情，以笔墨养性。初学绘画之时他既缺名师指点，也乏名人推介，全凭着一股初劲，自学自悟，勤学苦练。在游历中汲取山水的灵气，激发创作的灵感，从历代名家作品中揣摩大师们的笔墨气韵、构图章法和绘画精髓，用一片虔诚之心去模山范水。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警世贤文·勤奋篇》)。多少个寒来暑往，多少次花谢花开，刘崇镇耐住了日复一日的枯燥和寂寞，他一笔一画地锤炼绘画的基本功力，一皴一染地体味山水灵性，大半辈子勤学苦练，终得笔墨沉稳，章法严谨，气韵厚重，为自己的艺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辉煌的艺术前景。时至今日，其山水画艺已渐超炉火纯青，形成了雄奇苍劲，空灵悠旷，气韵超然的艺术风格。他的山水画作品既含有传统的雄浑厚重，又有自然的清雅空灵，诗情画意水乳交融，画面层次分明，虚实相生，立体感强，给人以较强的美学视觉冲击力。以《溪山春》为例从这幅作品中，可窥探出其深厚的笔墨功底。整幅画构思精巧，颇具匠心；作画章法严谨，富有创意。画面布局既中规合矩，又有突破创新。画面中远峰奇幻，山中云雾缥缈，林木深秀；近景溪流潺潺，冷冷吟唱，溪畔绿草成茵，生机盎然。临立图前，使人能忘记尘世的纷扰，能让人的心灵仿佛找到一块栖息之地，如置身于世外桃源之中。另一幅山水画《山高水长》更是其山水画中的精品。打开此图，一股磅礴的气势扑面而来。只见图中山势挺拔，水势澎湃，深谷幽旨。画作笔力苍劲，气势壮阔，墨色浓郁，气韵通畅。将山川的壮观和秀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读者面前，无不叫人叹为观止！刘崇镇即是凭借这件精品佳作，在众多书画大奖赛中独占鳌头，大展风采。此佳作亦多次斩获书画大奖赛特等奖，捧得金杯，能负膺此殊荣实非易事，是刘崇镇同学数十载如一日辛勤耕耘的结晶。“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唐·黄蘗禅师的《上堂开示颂》)。刘崇镇的成功案例再次诠释了古人有关艺术治学方面的这一真谛。

如今的刘崇镇应该是“一生修为，终成正果”，身为安徽省美术家协会的资深会员，在美术界已显露锋芒，崭露头角，是名副其实的画坛中坚，其作品在全国各级各类大展中显现风貌，为收藏者所青睐收藏，数百幅画作刊发于各类主流专业报刊。成就斐然，誉满画坛，驰名江淮。

“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鲁迅的《赠画家》)。面对刘崇镇所取得的成功，作为相知相识数十载的故旧同窗，尽管我不免有望洋兴叹之感慨，但我依然衷心祝愿他初心不改，丹青不老，笔墨常新，让祖国的山河在其笔下“江山如此多娇”(毛主席《沁园春雪》)，“风景这边独好”(毛主席《清平乐·会昌》)。